



ANGZHOU FOJIAO
WENXIAN JICUI

杭州佛教 文獻集萃（第一輯）

第八冊

董 平◎主編

宗教文化出版社

杭州佛教 文獻集萃 (第一輯)

第八冊

董 平◎主編



宗教文化出版社

目 錄

大慧宗杲禪師集(續)

正法眼藏	(3981)
重刻正法眼藏序	(3982)
題刻大慧禪師正法眼藏	(3983)
答張子韶侍郎書	(3984)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3985)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下	(4018)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上	(4051)
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下	(4084)
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上	(4118)
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下	(4152)

靈隱大川普濟禪師語錄

整理說明	陳 雷 (4187)
上堂(語錄)	(4191)
大川和尚住慶元府妙勝禪院語錄	(4191)

慶元府寶陀觀音禪寺語錄	(4195)
住慶元府岳林大中禪寺語錄	(4198)
住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4202)
慶元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語錄	(4207)
紹興府蘭亭天章十方禪寺語錄	(4209)
住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4212)
住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4216)
小參	(4220)
舉古	(4222)
頌古	(4226)
贊佛祖	(4227)
跋	(4232)
偈頌	(4233)
小佛事	(4239)
附 靈隱大川禪師行狀	(4241)

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

整理說明	陳 雷 (4247)
無競齋贊湖隱	(4253)
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	(4253)
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4320)

自得慧暉禪師語錄

整理說明	陳 雷 (4325)
------------	------------

序一	(4329)
序二	(4329)
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一	(4332)
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二	(4350)
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三	(4362)
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四	(4378)
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五	(4383)
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六	(4388)
塔銘	(4394)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

整理說明	陳 雷 (4399)
序	(4404)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卷第一	(4404)
滁州龍蟠山壽聖禪院語錄	(4404)
滁州琅琊山開化禪院語錄	(4408)
婺州普濟禪院語錄	(4411)
衢州子湖山定業禪院語錄	(4415)
衢州報恩光孝禪院語錄	(4419)
潭州南嶽山南臺禪院語錄	(4426)
台州護國廣恩禪寺語錄	(4430)
台州天台山景德國清禪寺語錄	(4433)
台州浮山鴻福禪寺語錄	(4441)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卷第二	(4448)

靈隱佛海禪師入內陞座錄	(4448)
靈隱佛海遠和尚受禪師號謝恩陞堂語錄	(4450)
謝表	(4452)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奏對語錄(一)	(4453)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奏對語錄(二)	(4455)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奏對語錄(三)	(4457)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奏對語錄(四)	(4460)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奏對語錄(五)	(4462)
李運使部中跋	(4471)
《佛海禪師語錄》後序	(4471)
《靈隱佛海禪師語錄》序	(4472)
佛海瞎堂禪師語錄卷第三	(4473)
佛海禪師小參普說	(4473)
佛海禪師書法語	(4484)
機緣	(4498)
《佛海瞎堂禪師語錄卷》第四	(4500)
頌古	(4500)
讚佛祖	(4508)
偈頌	(4512)
自讚	(4525)
跋	(4531)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奏對語錄	(4532)
附錄	(4533)

大慧宗杲禪師集(續)

正法眼藏

(宋) 宗 杲 著

張家成 校點

重刻正法眼藏序

正法眼藏者，難言也。請以喻明。譬如淨眼洞見森羅，取之無窮，用之無盡，故名曰藏。夫藏者，含藏最廣。邪正相雜，涇渭難辯，甚至邪能奪正，正反爲邪。故似泉眼不通，泥沙立壅，法眼不正，邪見層出。剔抉泥沙而泉眼通，剪除邪見而法眼正。自非至人，其何擇焉？

昔竺乾有九十六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摧邪持正。逮家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於濁世，名相尋陷於邪宗。由是達磨大師掃除繁萎，直示本心。嗣後五宗分派各別門風，會其樞要，卓乎純正。詎意人根浸劣，法久弊生；或承虛接響，以盲枷瞎棒，妄號通宗；或守拙抱愚，以一味不言目爲本分；或彷彿依稀，自稱了悟；或搖唇鼓舌，以當平生。如有百二十家癡禪，自賺賺人，淪溺狂邪。故我大慧老人承悲願力，運無畏心，決擇五家，提挈最正者凡百餘人，哀以成帙，目曰《正法眼藏》。是書也，如懸白澤裘，精妖喪魄，秉金剛劍，魔外潛蹤。四七古錐宗眼，二三老漢家珍，不涉程途，一覽具足。知爲後學指南，無加此矣。

時有繡水普善庵沙門慧悅居士，春門徐弘澤，自慶奇遇，嗟彼未聞，冀報佛恩，募資重刻。屬余爲序，以貽同志。而參學者即使遊法界無邊之門，融古今剎那之念，猶是功勳邊事。若能了悟，則自心何知，自眼何見？非見非知，是真得正法眼藏者矣。

萬曆丙辰端陽日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古越顯聖寺住持
沙門 圓澄 撰

題刻大慧禪師正法眼藏

大慧杲公以迅鷹俊鶻之資，初被湛堂脫鞵，繼受圓悟礪爪。然後搏摩雲空蹴躡海浪，毛群羽族靡不遭其裂腦碎肝者。快哉！無師自然之智，真超然而獨雄者也。若夫議論風旨形於楮墨，博大詳盡，橫所欲吐，必使了然。印人之心，而回環轉折之妙；又若藻土杼軸而出者，抑何宗說之兼暢歟？良由少侍圓悟令處擇木堂，日與士大夫周旋，稔其華辨，不無資發之助耳。杲所善士大夫，無如無盡、無垢兩居士。無盡始以功名自喜，事業未盡可人。摧拉之後，霜降水涸洗露本根。當世味蜚口之餘，領醍醐沃心之益。想見空闊明妙，令得復秉權軸，更展作畏，未必無可觀也。子韶金顙玉骨，瑤瑤名節，自樹剛大之氣，浩然伸於華夷。迨其晚也，必以覺場爲息心之地，與杲老契稱莫逆。杲因以有衡陽之譴，後會怡然曾不齒及此兩人者。相與於無相與，其所以然之故，寧易測哉！嘗試論之。

名納之與士大夫處，雖無心襲其文采，有如縞裹旂檀，芳馥暗透。代之偉人世智辨聰種種靡缺，至於發真歸元末後一著子，必須無面目漢痛下老拳。杲之所著《語錄》、《書問》、《宗門武庫》與是編，大都貫串宗乘、出入孔老。蓋礪斲其門徒者十七，而爲士大夫發拳者十三。吾輩有意踵兩居士躅者，尤宜盡心焉，不獨緇流當奉爲家珍而已。

萬曆丙辰孟夏浴佛日竹嬾居士李日華識

答張子韶侍郎書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埽除使滅蹤跡。見宗杲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

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真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既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宗杲豈不曉瞥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潯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

左右書來云“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拖泥帶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白、汾陽無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峰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是拖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

破除，初不相妨也。

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

徑山大慧禪師 宗杲 集并著語

繡水春門居士徐弘澤校閱

琅邪和尚問舉和尚：“近離甚處？”舉曰：“兩浙。”“船來陸來？”曰：“船來。”“船在甚麼處？”曰：“步下。”“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拂袖而出。琅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曰：“舉上座。”琅邪遂親下旦過堂問：“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舉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曰：“某時到。”舉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琅邪遂作禮曰：“慧覺罪過。”

妙喜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鶩割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祇對。琅邪末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琅邪被舉公道箇杜撰，心中疑惑，即時倒戈卸甲。遂挽留舉公咨決此事，謂之坐參。一犬吠虛千獐哇實，蓋由主法者智眼不明，濫觴宗教疑誤後人。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蹋，決非跛驢盲者之事。井蛙醯雞又焉知宇宙之寬曠邪？

予嘗室中舉此話問學者：“你還肯琅邪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作佛法道理。”予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在甚麼處？”曰：“湖南報慈。”“幾時

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你還肯雲門此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雲門無佛法道理。”予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異。你爲甚肯一不肯一?”學者佇思。予連棒打出,復召其僧:“且來且來。”其僧回首,予曰:“你若作棒會,帶累我也是箇瞎漢。”其僧便禮拜曰:“今日方知琅邪與舉公非常情可測。”予曰:“你看遮瞎漢亂統。”又打喝出。予因罪居衡陽,杜門循省外,無所用心。間有衲子請益,不得已與之酬酢。禪者冲密、慧然隨手抄錄,日月浸久成一巨軸。冲密等持來乞名,其題欲昭示後來,使佛祖正法眼藏不滅。予因目之曰《正法眼藏》。即以琅邪爲篇首,故無尊宿前後次序、宗派殊異之分,但取徹證向上巴鼻,堪與人解黏去縛具正眼而已。

巖頭和尚示衆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箇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轉地。若也看不過,纔被人刺著眼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古人道:沈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鏟,非句亦鏟,自然轉轉地,自然目前露裸裸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咬,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咬豬狗眼赫赤。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些子氣息,便知深淺,硬糾糾地,汝識取遮箇狸奴面孔。與麼時不要故揅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屙漉漉地,遮般底椎殺萬箇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咬人火急,却似刺蝟子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嗔斗詬地,有甚麼近處。若也

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胸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煥煥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咬斷後，不用尋伊去住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裸裸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脚時，參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遮箇不是汝習學得底，遮箇不是汝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臈月三十日赤闕闕地無益。當莫造作捏怪，但知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有一片衣，不敢將出曬，恐人見怕失道者名。圖人讚歎，作恁麼不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佗繩床上老櫓櫓漉漉地，將爲好誑誑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淺。遮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真是無孔鐵鎚，聚得一萬箇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間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切須識取左右句，遮箇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底。遮箇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便咬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闕闕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

露裸裸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焰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真淨和尚示衆云:“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只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佛眼和尚示衆云:“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雲門和尚拈起拂子云:“遮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云咩咩,特舍兒擔枷過狀。”

妙喜曰:“遮老漢克由耐耐,冒姓佃官田,更不納苗稅。”

拭眼歸宗和尚示衆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佗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佗覓。從前只是依佗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曰:“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曰:“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僧云:“聞。”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趁下。

羅山和尚初入院時上堂，纔攬衣欲坐即云“珍重”便下座。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禮拜，山云：“也大苦。”僧禮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山便喝出。僧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山云：“道甚麼。”良久云：“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委得。若也覷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喃地不消一饅。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甚麼？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也出場定當，須是箇漢始得。機機相副法法無根，互爲賓主。雖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鳴，我即師子吼；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所以道：意中句，句中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意能劃句，句能劃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不明事理不通。只是箇無孔鐵鎚，古人喚作流俗阿師。似遮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此箇門中，須是箇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轉地，豈是你清濁可羨，凡聖能詮？有恁麼漢，上士相逢如擊石火，如爆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電，快著精彩。一人半人，事褻言句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易，不恁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麼生，大須細意。”

“兄弟，夫行脚也須帶眼，莫被遮般底罩却。教你直須冥然去，須得綿綿去。苦哉！被遮般底無辜枷著，有甚麼出期。遮箇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得麼？常露現前，滔滔地自由自在，未曾有一法解蓋得伊，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撥著便露，觸著便轉轉地。蓋聲蓋色，展即周流無滯，常露目前。豈是兀兀底？出則無無不是，入則箇箇歸源。聲前迴迴地，豈墮有無？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千；聲前一思大家具

知,遮箇作麼生會?尋常道:聲前有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會目前生死意句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機鋒,亦是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露真詮,須知已有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難措手。若也未得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顯,還見伊面孔麼?遮裏尋常道:面門一思常時無間,諸人還得恁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裸裸地不與萬法爲鄰,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得本智現前,本地風光常露裸裸地,自由自在出入無滯,方可違時。乃至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有蹤不是,泯形實去。”

“兄弟,透頂透底始得。莫只遮邊那邊連得些子言句,到處插語,指東畫西,舉古舉今,遮般底椎殺一萬箇有甚麼罪過?明朝後日錮鑕人家男女,打汝鬼骨臀有日在,知麼?宗門深奧酌度胸襟,羶餐易飽細嚼難饑;根本荖殊良由自錯,虛勞一報空腹高心。過是阿誰?食人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己長,終無是處。無事珍重。”

琅邪覺和尚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琅邪拈拄杖。僧擬議,琅邪便打,云:“道”,僧云:“不道。”“爲甚麼不道?”僧云:“三世諸佛不出於此。”琅邪又打,尋時趁出。乃云:“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

雪峰山畔有一僧卓菴多年,不剃頭。自作一柄木杓,去溪邊舀水喫。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菴主云:“溪深杓柄長。”僧歸舉似雪峰。峰云:“也甚奇怪。雖然如是,須是老僧勘過始得。”峰一日同侍者將剃刀去訪佗。纔相見便問:“道得

即不剃汝頭。”菴主便將水洗頭，峰便與剃却。

雲居簡和尚。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曰：“閉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

晦堂和尚示衆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釋迦老子千門萬戶一時擊開，靈利漢纔聞舉著撩起便行。更若踟躕，君往西秦我之東魯。”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大悟。

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甚麼？若言無，遮僧爲甚麼悟去？”

雲峰悅和尚云：“雲門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爲蛇畫足。雲峰則不然，遮僧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妙喜曰：“雲門老漢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甚麼？”復云：“雲峰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何？”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大珠和尚云：“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不清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開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蹋蹋翻四大海，一攔攔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雀噪鴉鳴柏樹間。”

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曰：“不可，我作雪峰弟子不得。”

真淨和尚示衆，舉：“三聖問雪峰：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